

中华野史

南征录汇

（金）李天民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南征录汇

(金) 李天民撰 著

二十六日，国相令宋使李若水入城，谕勿播迁。

宋遣何 至寨哀恳，国相令回奏少帝，速请道宗出城。
曰：“此非臣子所宜言。”国相怒云：“尔家太上事事失信，弗亲出城，便须出质妻女，此外更无计议。”

二十七日，宋使济王栩及李过庭来求哀。

二十八日，宋遣秦桧、李若水求和。二帅谕须上皇、皇子出质，别差近上官，与已画定州府、军、县长官血属各一人，往同交割，并将干戾人童贯、蔡京、蔡攸、王黼、李纲、李弥大、刘□、王安中、马扩、詹度、陈遘、吴敏、徐处仁、折彦实、折可求、吕绅、张孝纯、王稟，及归朝人滕茂实、范直方、李嗣本、蔡靖、高世由、赵良嗣、折可存、张观、杨忠敏、张谦、张翼等家属交出。二十九日，又遣燕、越、郢、景、济、祁、莘、徐、沂、和、信十一王来请命，弗纳。

宋遣何 来求哀，国相云：“道宗来质，妻女来质，以何为可？”语塞。继云：“当请少帝自来议。”三十日，宋主出城，使乌凌葛思美馆伴于斋宫。

十二月初二日，宋主上降表，礼成，请退兵，愿献世藏珍异，一应女乐。国相云：“一人一物何非我有？皇帝且归候旨。”令乌凌葛思美等五人送入城，即驻宋宫。

初三日，帅府致书宋主，令唤回康王；又表达皇帝，废易宋主。

初四日，二帅遣萧庆入城，封府库，驻都堂，承宣号令。

宋使邓珪尝称妃嫔、帝姬之美，二皇子获蔡京家婢李氏，本宋宫女，媵福金帝姬嫁蔡，刺问益详，因议和亲。

五年正月元旦，宋遣济王、景王来贺，犒以金银，二帅遣

真珠大王等九人入贺。[缺四十字]初八日，宋遣何 来求减金银。国相云：“前约择定其一，再容酌议。”二皇子云：“从我和亲，再容议减。”云：“臣不能奏请。”皇子云：“须尔皇帝献来，不烦再议。”。

初九日，二帅致书宋主，并遣高庆裔邀令出城面议。

初十日，帝驾再出南薰门，至青城寨。金使萧庆令郢王及何 、冯澥、曹辅、吴开、莫俦、孙觴、谭世绩、汪藻、郭仲荀、李若水十一人侍帝，余居寨外。馆帝于斋宫端成殿东庑，不俱供帐，铁索阑门，击柝然薪，终宵少息。

宋主谒二帅，拒不见。令萧庆授意，索贡人、物。宋臣驳辩良久，吴开、莫俦传宋主意，允以亲王、宰执、宗女各二人，衮冕、车辂及宝器二千具，民女、女乐各五百人入贡，岁币加银绢二百万匹两，以抵河以南地，宗女各一人馈二帅。

十一日，杨天吉、王洎令吴开、莫俦语少主云：“福金帝姬是干戾人蔡京媳，理宜发遣，迟则和议不成。”少主令王宗沔入城面奏，并手诏留守开封府曰：“比者金人已登京城，按甲议和，不使我民肝脑涂地。时事至此不获已，已许帝姬和亲，立大河为界。”

为少主设供具，并令手诏城中催送金银。

十三日，二帅令萧庆语少帝云：“道宗须出质，和亲须自择，岁币须一千万[缺二十字]不允即须力取。”少帝云：“礼教所拘，未便奉命。姑令王宗沔入城面奏，并催犒军金银。”入暮，宗沔归，道宗不允，城中噪然。

十四日，少帝遣莫俦入城安民，令吴开邀萧庆同见国相，备述太上出质，人子难忍；妃姬改嫁，臣民所耻。国相云：“令太上挈带北行，臣民庶不耻笑？”余无他议。

十五日，令少帝及从臣至刘家寺观灯，真珠大王设也马、

宝山大王爵保率铁骑夹护至寺。寺内设灯二万丸，露台陈教坊乐。堂上三席，堂下六席[缺十六字]日入放灯，一时许，撤席散归。少帝屡顾二帅，欲有所陈，二帅不顾。

司马朴云：“皇子谓国相决意废立，祸恐不测。”十七日，萧庆云：“二帅俟金银交足，请帝击球，宴后，送驾入城，可请催括金银。”

二十二日，萧庆奉二帅命，与宋臣吴开、莫俦等议定事目，令少帝手押为据：

一，准免道宗北行，以太子、康王、宰相等六人为质。应以宋宫廷器物充贡。

一，准免割河以南地及汴京，以帝姬两人，宗姬、族姬各四人，宫女一千五百人，女乐等一千五百人，各色工艺三千人，每岁增银绢五百万两匹贡大金。

一，原定亲王、宰相各一人、河外守臣血属，全速遣送，准俟交割后放还。

一，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、银五百万锭，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。如不敷数，以帝姬、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，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，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，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，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，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，任听帅府选择。

宋主出降时，帅府即议废立。国相意决，皇子持两端。比以康王起天下兵，皇子议挟宋主以令天下，不使康王逞志；国相见人心未去，遂表达北朝封宋主为藩辅。

二十三日，少帝诏徐秉哲云：“身睡土床已及两旬，所需望竭力应付。”

二十五日，二帅遣萧庆及归降内侍承宣使邓珪持宋主手诏入城，催发人、物。二十六日，宋主遣何 入城，平糴安民，并诏徐秉哲津运各项事物、丁口至南薰门、朝天门交纳，更令

面奏太上，委曲和亲。

割地使刘韜自缢刘家寺寨。

二十八日，开封府馈二帅蔡京、童贯、王黼家歌妓各二十四人，杂入福金帝姬，送皇子寨。姬初受绐于开封府，及见皇子，战栗无人色，皇子令其婢李氏慰而醉之。自正月二十五日，开封府津送人、物络绎入寨，妇女上自嫔御，下及乐户，数逾五千，皆选择盛装而出。选收处女三千，余汰入城。国相自取数十人，诸将自谋克以上各赐数人，谋克以下间赐一二人。因病汰还千余，仍令少主传谕城内补送[缺十九字]定。初五日，送还少主。初七日，国相回军，且催骡马、戒行装，四壁官亦申报金银净尽，任听皇子驻军守索外郡续纳。忽初四日，宋邓珪以皇子私纳帝姬事漏言，国相知皇子有私意，不欲议和。宋内官蓝诤、医官周道隆、乐官孟子书输诚国相，请发窖藏，国相遂大怒，不令少帝归。

初五日，二帅请少主赴打球会，随行者何、冯解、曹辅、郭仲荀四人。入幕，少主西向坐，二帅东向执礼甚恭。酒数行，皇子躬下球场，忽蒲芦虎大王持诏至，即撤席。少主乞回宫，国相呵之云：“尚欲何往？”皇子送少主入斋宫，密语废立事。吴开、莫俦跪求云：“倘蒙再造，俟国相回军后，无论何人何物，惟皇子命。”遂指索帝姬三人、王妃、嫔御七人。吴开等力请少主手押为信。皇子至国相寨云：“明诏虽允废立，密诏自许便宜行事，况已表请立藩，岂容中变？”国相不允。皇子谓：“太祖止我伐宋，言犹在耳，皇帝仰体此意，故令我恣自便。”国相云：“皇子何私于宋，不顾大害？宋兵尚多，民心未去，如今放手，后患无穷。更立异姓，国势易动，徐图混一，岂非善计？”蒲芦虎云：“都元帅斜也意同。”皇子怒云：“南伐我实首谋，我当为政，废主亲属不能如契丹虐待。”蒲芦

虎两解之，皇子悻悻而去。萧庆语国相云：“废少主，康王必自立，不似少主庸懦，请再思。”国相云：“宋若归诚于我，当保全。”萧庆遂赴斋宫，少主诸臣不复与议。初六日黎明，二帅令宋主入青城寨，宋官皆从。金兵挥去黄屋夹队，行抵寨下马，令跪听诏，废为庶人。国相令萧庆、刘思去少主冠服，宋忠臣李若水抱持御衣，戟手怒骂，兵士拽出。国相押少主入斋宫，令书谕留守，并后道宗，限七日率宫眷出城，推立异姓。又令莫俦、吴开入城宣谕，令邓珪率内侍百余人入城，临守后妃、帝姬、诸王妃，令冯澥、曹辅入侍废帝，余臣禁押别室。郑宽之、梁平、王孝杰、王宗沔自城中出，亦禁押。初七日，令骑兵万人自南薰门排屯至青城刘家寺，两帅驻南薰门瓮城下。及午，太上率妻妾、子妇嫗、女奴婢络绎而出，我兵监押轿车之中，抵瓮城，令内侍指点验后，太上、后妃、诸王、帝姬皆乘车轿前进；后宫以下，骑卒背负疾驰。申刻，令邓珪入城搜捉。二帅返青城，送太上入斋宫，责其败盟，太上抗辩不屈。二帅斥之云：“不允和亲，全为囚俘，何颜向人？”太上云：“我与若伯叔，各主一国。国家各有兴亡，人各有妻孥，请二帅熟思。”国相云：“自来囚俘皆为仆妾，因先皇帝与汝有恩，妻子仍与团聚，余非汝有。”挥令出，见少帝，相顾号泣。二帅仍至青城，遣后妃五人，诸王二十八人，皇孙十六人，驸马七人赴斋宫[缺三十六字]戌刻，邓珪又押送宫眷七百余入至青城刘家寺。

是夜，国相宴诸将，令宫嫔等易露台歌女表里衣装，杂坐侑酒。郑、徐、吕三妇抗命，斩以徇。入幕后，一女以箭镞贯喉死。

烈女张氏、陆氏、曹氏抗二太子意，刺以铁竿，肆帐前，流血三日。初七日，王妃、帝姬入寨，太子指以为鉴，人人乞

命。命福金帝姬抚慰之，令施膏沐，易后宫舞衣入帐侍宴。[缺二十七字]初八日，又解到王妃、帝姬六人。两帅遣吴开、莫俦入城，催立异姓。孙傅等投状，请立赵氏，不许。初九日、初十日，又解到王妃、帝姬九人。

帅府令吴开、莫俦入城，宣付札牒，布告四方。入暮回寨，携来孙傅、张叔夜请立赵氏状。十一日，宋官上举张邦昌状，孙傅、张叔夜不签书。

午后，朱皇后、太子、公主等出城，安置斋宫。搜出王妃、帝姬四人，津送刘家寺。

十二日，拘孙傅、张叔夜入青城寨，遣吴开、莫俦传谕宋官，立张邦昌为楚帝。秦桧上书帅府有异议，拘其家属至。

十四日，青城木寨成，国相令旧选童女、随来宫女、新取宗戚妇女居之。十五日，建安郡王赵模死。有李浩者，貌似相国公，误拘入斋宫。宋废主谋遣相国脱走，以浩为代。无隙可走，遂秘建安丧，以相国代模。

十六日，帅府令妇女已从大金将士，即改大金梳装，元有孕者，听医官下胎。

帅府牒城内官依旧视事，遣李若水入城安抚，李抗不行。奉朝命，俘获人畜，如契丹例分别贡赏。赵构作速催回，毋滋遗孽。十七日，国相宴皇子及诸将于青城寨，选定贡女三千人，犒赏妇女一千四百人，二帅侍女各一百人。

十八日，皇子宴国相、诸将及宋废帝、后，为太平合欢宴。已刻入座，国相、皇子、阁母、额鲁观、谷神、阿懒、挹懒、蒲芦虎、设也马、斜保十人，及宋太上、郑后、废帝、朱后，皆堂上，席二人。三十二将皆堂下。斜保请皇子出妃姬二十人、歌妓三十二人侑酒。宋帝、后避席，国相不许。席散，皇子语太上曰：“设也马悦富金帝姬，请与之。”太上曰：“富金已

有家，中国重廉耻，不二夫，不似贵国之无忌。”国相怒曰：“昨奉朝旨分俘，汝何能抗？”令堂上客各挈二人。太上亦怒曰：“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人各有女媳。”国相呵出之。郑后见侄妇在堂下，跪求国相云：“妾家不与朝政，求放还。”国相颔之，令挈侄妇去。

十九日，二帅以寨中鬼魅不靖，取禅僧五十四人讽经。二十日，信王妃自尽于青城寨；各寨妇女死亡相继，并搜得所携金银饰物，帅府令城官续括金银并宗属。

二十一日，二帅授李若水、王履官，不屈，被戕。

二十二日，宋康王母韦氏至自斋宫，与妻邢氏同禁寿圣院。

国相令宋太上手谕康王回京，分使投送。

二十三日，诸将答宴，二帅奉皇帝指挥：赵桓出降以前，自请更立贤君。念知悔祸，俯予优容，准以子姓为藩辅。应赵佶、赵桓家属，仰元帅府详奏，自余俘获人畜，仍依曩例贡赏。明日，额鲁观、多昂木、阿懒、蒲芦虎、固新、挹懒，归所取十二人至寿圣院，二帅及真珠、宝山大王留弗归。

二十四日，仪福帝姬病，令归寿圣院。

帅府急班师，银帛未齐。又探得康王令宗泽屯澶州，闫邱升屯濮州，黄潜善屯曹州，赵野、范讷屯南京，向子野屯钜野，何志同屯许州；提举官梅执礼、程振、陈知质、安扶集城中溃卒内应。遂杀执礼等，并执根括官胡唐老、胡舜陟、姚舜明、王侯，鞭背各二百，限五日缴齐。复榜城中，逾期不齐，纵兵大索。

二十五日，仁福帝姬薨刘家寺。

二十六日，万户赛里令千户国禄都投书帅府，其弟野利代聘多富帝姬，见归帅府，求赐释付。二帅大诤，询帝姬，云：“出城轿破，时番将胁入民居，令小番传语云：‘兄为北国大

王，不异南朝富贵。’使受香囊，未解其意。”二帅怒，斩野利于南薰门。

二十七日，帅府饯张邦昌，语以推戴事，邦昌痛哭倒地。

二十八日，贤福帝姬薨刘家寺。

三月一日，帅府闻城中有变，令王洎劝邦昌入城抚循，并指挥城民：三日不立邦昌，纵兵洗城。

初三日，官民上推戴张邦昌状。

初四日，阿懒监押书籍、礼器千五十车北渡阳武，谗立宋帝、后帑，觐康王动静。

初六日，城中吴革兵起，谋诛范琼、徐秉哲、左言、王时雍辈。事泄，为琼所杀。

初七日，帅府令萧庆、耶律广、王洎等奉册宝入城，立邦昌为楚国皇帝。

保福帝姬薨刘家寺。

初九日，邦昌遣邵溥、范瓘来寨报谢。

初十日，我军败康王于开德、兴仁、濮州。十一日，娄室孛堇又败之千秋镇。

帅府以宋华国靖献夫人李氏及宫人十辈赐邦昌为后，令郎君等护送入宫。邦昌宴犒之，令旧宫人清歌劝酒。

十二日，又败康王之兵于南华，摧其将宗泽、权邦彦车阵。帅府榜示各路云：宋主父子眷属并已北迁。

十三日，开封府申解金银表缎并郢王姬王氏至刘家寺。王氏自尽，年十六。[正文缺三十三字。]

十五日，张邦昌至青城寨求减岁币，止搜括，缓迁都，存陵庙，许之。

十八日，得阿懒报，河北无警，二帅令诸军戒装。张邦昌请宴二帅于宋宫，设也马、斜保往代。

十九日，康王军破我洛阳，高世则被害。

二十一日，宋少帝谕王时雍、徐秉哲云：“社稷、山河素为大臣所误，今日使我父子离散，追念痛心，悔恨何及？以治行缺少厨中所用什物，烦于左藏库支钱三千贯收买，津运至此。早晚成行。请勉事新君，无念旧主。”

二十二日，帅府赠太上银三千两、表缎四端、火燎头笼四具。

二十三日，邦昌乞还冯澥、曹辅、汪藻、谭世绩、孙覿、徐天民、苏余庆、郭仲荀、沈晦、路允迪、黄夏卿，二帅察其庸懦，遣还。又乞还诸王夫人、诸帝姬，不许。

二十四日，帅府归香云帝姬、金儿帝姬、仙郎帝姬三丧，宋臣十一人、妇稚三千人入城。二十五日，传檄四方：令诸军于二十八日下城。二十六日，遣多昂帜烈率兵二万，押送宗室、附马家属三千余人及金银表缎车北归。

遣还郑后家属。

二十七日，守城千户陆笃诋杀其兄尚富皂。尚守南薰门，踞大宅，淫及陆所掠女，陆杀兄遁。宗姬、宗妇十七人在所掠中，遂归寨。夜，宋废帝望城奠别，伏地大哭，天地为愁，城震有声。[正文缺四十九字。]

二十八日，帅府贻书邦昌，减岁币钱一百万贯、银绢二十万匹两。

黎明，宋太上等抵刘家寨，国相驰马至云：“有诏见立张邦昌为楚帝。古无不亡之国，想宜领会。赵佶与太祖皇帝先立盟好，今知悔祸，可封为天水郡王；赵桓可封为天水郡公。妻子相随，服饰不改，用示厚恩。”又指挥元帅府：叛逆赵构母韦氏，妻邢氏、田氏、姜氏，先遣入京禁押；所贡宋俘赵模、赵挺及赵楷妻朱氏，赵材妻徐氏，驰速来朝，用别诚伪；余安

养燕山，另候指挥。二帅即遣真珠大王及千户国禄多、阿替计率骑兵五千监押去。二皇子供太上饭，太上云：“罪皆在我，请留靖康，封畀小郡。诸王、王妃、帝姬、驸马不与朝政，请免发遣。”皇子曰：“朝命不可违，此去放心，必得安乐。[缺四十字]。”午后，令王妃、帝姬出见父母、夫婿，抵暮即令归幕。幕后为财货幕，留道宗夫妇宿；前为饮宴幕，留诸王、驸马宿，声息相闻。[缺四十三字]三鼓起程，分作七军：从官赏重在二军，太上、诸王、驸马在三军，郑后宫属在四军，王妃、帝姬在五军。额鲁观、萧庆为都押使，车八百六十余辆。

四月一日，国相退师，分作五起：宝山大王押朱后一起，固新押贡女三千人二起，达懒押工役三千家三起，高庆裔押少主四起，从河东路进发。